

羅刹夫人

朱贞木 著

头帕下面，一副容彩照人的略长鹅蛋脸，蛾眉淡扫，
脂粉不施，五官位置活似龙家璇姑……



漓江出版社

霍 剌 夫 人

朱贞木著



漓江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刹夫人/朱贞木 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5407-6623-8

I. ①罗… II. ①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2680 号

责任编辑:张玉琴 吴云芳

装帧设计:居 居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 2306 号 邮政编码:253000)

开本:960mm×690mm 1/16

印张:20 字数:320 千字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4-2671218)





目录

098	084	076	069	060	048	041	035	027	021	015	008	001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猿国之王	玉狮子	仙道无凭	仙影崖的秘径	桑苎翁谈往事	罗刹夫人初现	五十勇士失踪之谜	异龙湖传警	夜擒红孩儿	英雄黑里俏	巧遇女罗刹	荒山逢巨寇	爵邸丧元戎

105	第十四章	铁面观音石师太
113	第十五章	美男计
123	第十六章	插枪岩宝藏
131	第十七章	铁瓮谷
140	第十八章	色授魂与
151	第十九章	玫瑰与海棠
158	第二十章	胭脂虎
170	第二十一章	活宝
180	第二十二章	有情天地
193	第二十三章	肚内的秘密
205	第二十四章	罗刹神话
217	第二十五章	世外桃源
228	第二十六章	九尾天狐

236	第二十七章	火狱
254	第二十八章	一箭了恩仇
266	第二十九章	幸不辱命
277	第三十章	金驼之劫
287	第三十一章	失宝
297	第三十二章	风魔岭
306	第三十三章	真相大白

第一章

爵邸丧元戎

滇南哀牢山脉分支的金驼峰，在石屏州异龙湖畔，山势险峻，出产丰厚。

在金驼峰五六十里方圆以内，尽是龙姓苗族。无形中这金驼峰五六十里方圆，也变为龙家苗族的势力范围，滇人称为龙家金驼寨。金驼寨为首土司叫做龙在田，威仪出众，武艺过人，曾经跟随镇守云南世袭黔国公沐英后人沐启元，剿抚滇边苗匪有功，于土司外加封世袭宣慰司的头衔。因此雄视其他苗族，气焰赫赫，也算是金驼峰的土皇帝了。

龙在田年龄五十不足四十有余，生得鹰眸虎步，紫髯青瞳，额上偏长出一个紫瘤，远看更像一只肉角，滇南人们又加他一个“独角龙王”的绰号。

苗族强悍，本来崇尚武事，又加上龙家苗族依附沐府，屡次替朝廷出力，征剿苗匪，难免被其他苗族怀恨仇视，尤其是历年被沐公府剿平的几股凶悍苗匪和叛乱未成的六诏秘魔崖九子鬼母余党，于金驼寨视同世仇，屡谋报复，因此龙土司解甲归来以后，便将金驼寨龙家苗族，用兵制管束。好在苗族聚居村落都是倚山设垒，垒石树栅，男女老幼随身都带腰刀标枪。经龙土司精心布置，把金驼峰出入险要所在，筑起坚固碉堡，由部下心腹头目率领苗卒分段把守，稽查出入，一时倒没有轻捋虎须的人。

独角龙王龙土司左右，有一个结义弟兄，叫做金翅鹏，却是汉人，是龙土司唯一无二的好臂膀。这人是龙土司随沐府出征时，从苗匪俘虏内洗刷出来的一位无名侠士，后来被探出这人是黄牛峡大觉寺少林名家无住禅师的俗家徒孙，武功确是无住禅师亲自传授的。龙土司推心置腹，一路提拔，军功由记名都司积到忝游，他却并不以为荣，一心辅佐龙土司，图报知己。军事结束，他依然跟着龙土司回到金驼寨。他本

来一身以外，无家无业，龙土司把他当做手足一样。金驼寨龙家苗族都非常尊重他，忘记他是汉人。因他年纪比龙土司小一点，上上下下都喊他为“鹏叔”。

龙土司除唯一心腹“鹏叔”以外，还有一位贤内助，便是他妻子禄映红，她是华宁州婆兮寨土司禄洪的妹子，也是苗族的巾帼英雄，貌仅中姿，心却机警，自幼练得一手好飞镖，百不失一。金驼寨的基业日见兴隆，一半还是这位贤内助的功劳。独角龙王对于这位贤内助，言听计从，畏比爱多。

这对夫妇膝下有一对朝夕承欢的儿女，长女名叫璇姑，年十七；次生男孩，年止八九岁，上上下下喊这孩子叫做“龙飞豹子”。这个怪名称的来由是因为龙飞豹子出世时，龙土司正率领近身勇士在金驼峰深山密林内合围行猎，适有一只牯牛般的锦毛花豹，被打猎的人们鼓噪惊起，从一座壁立的高岩上面飞跃下来。龙土司正想举起喂毒飞镖连珠齐发，忽听金驼峰上各碉砦内长鼓齐鸣，梆梆之声，四山响应。苗寨长鼓，并非汉人用的蒙皮大鼓，却是一段空心镂花的大木，是苗寨传警报讯的利器。当时龙土司听得各碉砦长鼓传递声，从鼓声节奏中，便可听出龙土司府内发生喜庆之事，这和平时聚众传警之声，大有分别。鼓声一起，土司府内头目已飞马赶到，报称夫人产下一位少土司，奉命请爷快回。

龙土司大喜之下，顾不得再用飞镖猎取花豹，急忙率领勇士们骤马赶回，因此他们把生出来的孩子取名飞豹。后来龙家苗族连姓带名，加上语助词，叫做“龙飞豹子”，喊顺了口，骤听去活像江湖上的绰号。

这一对娇儿爱女，生得玉雪聪颖，在苗族中实在不易，龙土司夫妻自然宠爱异常。龙家苗族归化又早，事事效法汉人，龙土司更是与沐公府渊源极深，一切起居饮食，极力模仿汉人的阀阅世家。有了这对宝贝儿女，又希望他们克承父志，光大门楣，所以从小便请一位汉儒教授读书识字，一面又请鹏叔教授武功。鹏叔也喜欢璇姑和龙飞豹子，一点不藏私，恨不得把自己压箱底的本领，倾囊倒篋地传授他们。龙飞豹子年纪还幼，璇姑较长几年，却真肯用功。这样过了几年，姊弟都有了几层功夫。金驼寨也太平无事，龙土司夫妻着实享了八九年安闲的清福。

有一年昆明沐公府世袭黔国公的沐启元突然病故，黔国公世爵照例由长公子沐天波承袭。还有一位次公子沐天澜原在哀牢山内，拜列滇南大侠少林外家掌门人葛乾荪门下，刻苦精研武功绝技。他父亲死得奇特，由他哥哥立派急足飞马，接他兄弟回来奔丧，一面也派家将飞马到金驼寨报丧。

龙土司和沐府唇齿相依，感恩铭骨，一闻讣音，大惊之下如丧考妣，立时同金翅鹏率领廿名得力头目昼夜赶程，第二天清早便赶到昆明。一进沐府的辕门，只见层门洞开，白衣如雪，官府绅民赴吊的轿马，已挤满了东西辕门一条长街。

沐府家将和执事人等，排班的排班，奔走的奔走，万头簇动，人声如潮。



龙土司一踏进箭楼高峙的第一重大门，已经神色凄惶、泪落如豆，而且步履踉跄，瞪着一对满含泪光的环眼，向通道上奔去。站班的家将们，当然认识他，早已一路传呼：“龙将军到！”

金翅鹏慌紧趋几步，跟在龙土司身后，直抢到大堂口点将台滴水阶前。抬头一看，大堂内素帐重重，灵帛高挂，而且香烟缭绕烛焰腾空。阶上下哀乐分班迭奏，大小官吏正在依次拜奠。龙土司趋上台阶，从大堂内跑出沐公爷生前两员贴身家将，一色素盔素甲，哑声儿急趋至龙土司身前，分左右单膝一点地，倏地起立，便来扶持龙土司。

龙土司一见这两员家将，霍地铁臂一分，拉住两将，忿着嗓音喝问道：“公爷究竟得的什么病？怎的一得病就归天了？事前为什么不向我通个消息？”

两将立时面色如灰，低声答道：“请将军息怒，实在事出非常，便是我家二公子，现在尚未回来。此刻我家少公爷，正在大堂内苦哀回礼，一时不便出来迎接将军，特命末将们先来招待……”话还未完，龙土司、金翅鹏二人已听出沐公爷此次突然病故，中有叵测。

龙土司一发急得双眼如灯，跺脚喝道：“怎么？二公子尚未回来？这是怎么回事？快说！真要急死我了。”两员家将虽已略明内情，哪敢说明？一阵支吾。龙土司猛地双手一分，推开两将，直趋大堂。

两家将被龙土司猛力一推，踉踉跄跄地往后倒退，几乎来个倒坐，勉强立定身，慌又赶过来，拦住龙土司，躬身说道：“大堂内只是虚设的灵帛，受百官拜奠。真正的灵帛，设在府中内堂，所以末弁们奉命邀请将军进府，不必和百官们进入大堂了。”

龙土司和金翅鹏被两员家将一路引导，绕出大堂进入后面仪门，到了内宅门口，抬头一瞧，便吃了一惊。只见仪门以内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虽然一色素盔素甲，可是个个弓上弦，刀出鞘，如临大敌。远望内宅崇楼殿阁上面，也隐隐布满了匣弩手和刀斧手。这是举行丧礼，不应如此布置的，这更令龙土司、金翅鹏诧异万分。

两人疑云满腹，不顾一切，大踏步闯进沐府宅门。步入走廊，已听见大厅内姬妾们的隐隐哭声。龙土司一颗心突突乱跳，几乎不能举步。猛然咣的一声钹响，立时两阶鼓乐奏哀。龙土司踉跄进厅，果然孝帛幃室中间，赫然一幅沐公爷戎装佩剑的灵衬，宛然如生。龙土司大吼一声，立时俯伏在地，叩头如捣蒜，大哭大嚷道：“在田罪该万死！公爷归天，竟不能见最后一面吗？”哭了又说，说了又哭。

龙土司哭得昏天黑地之际，猛觉后面有人连扯衣襟，止住悲声，回头一看，却是金翅鹏也跪在身后。见他向身侧暗指，这才看到长公子沐天波，不知在什么时候，一身麻冠麻衣，匍匐在左侧草荐上连连叩首。

龙土司慌膝行过去，抱住沐天波痛哭起来。两人对哭了一阵，龙土司突然问道：



“公爷何时大殓？”天波哀声答道：“便在今晚子时。”龙土司听了这话，一跃而起，大声说道：“请后面孝眷们回避一下，在田立时要见一见公爷遗容。”

此语一出，沐天波大惊失色，哭丧棒一拄，挣扎起来，要拦住龙土司。哪知龙土司不顾一切，也不管灵帏后面孝眷们回避净没有，一迈步，举起手拉开灵帏，便抢入里面，只见灵床上虽然躺着沐公爷遗体，却被极长极宽满绣金色经文大红吉祥被幅，从头到脚盖得密不通风。

鲁莽的龙土司满腔悲酸，不顾一切定要见一见公爷遗容，毫不踌躇一伸手从头顶上拉起吉祥被的一角。哪知不瞧还好，这一瞧，龙土司立时面如饬血，两眼突出像鸡卵一般，额角的汗竟像雨一般掉下来，两只手臂却瑟瑟直抖，被他扯起的一角被幅，也从指上落了下去。这样魁伟的身躯，竟支持不住自己身体。腾的一声，一个倒坐，瘫在地上，两眼一直，竟急晕过去了。

等到龙土司悠悠醒转，两眼睁开，人已卧在一处锦帐委地、珠灯四垂的复室内。龙土司似乎从前到过这间密室，猛然想起当年阿迷巨寇率领“六诏九鬼”大闹沐府时，自己同沐二公子教师暨目阎罗左鉴秋、婆兮寨土司禄洪和公爷，便在这间密室密商抵御之策。万不料几年光阴，仁慈的沐公爷竟然遭了毒手，死得这样奇凶极惨！

他这样一回想，立时泪如雨下。猛又一声大吼！霍地一翻身，跳下锦榻，伫然山立，仰天拱手，大声说道：“在田受公爷天地之恩，不替公爷报此血仇，誓不为人。”语音未毕，锦幔一动，进来两个素衣的垂髻女子，一个托着盥洗之具，一个捧着酒壶锦盒。安排妥帖以后，便默不作声地退去。

待龙土司盥洗以后，金翅鹏也跟着走了进来。龙土司一见金翅鹏，慌一把拉住，先看一看幔外无人，才低声说道：“老弟，愚兄几乎急死痛死。你知道公爷怎样归天的吗？”

金翅鹏满脸如霜咬着牙，点着头，斩钉截铁地说道：“我知道，公爷六阳魁首被仇家拿去了。灵床的假头，是用檀香木临时雕成配上的。”

龙土司满面诧异之色，嘴上噤了一声，指着他说：“我进灵幔时，你定然跟在我后面，也看见吉祥被内的假头了。”

金翅鹏摇头道：“不是！将军晕倒灵帏内，待我赶进去，少公爷已指挥贴身家将把将军送到此间，灵床上吉祥被已盖得严密如常，什么也瞧不见了。这当口，少公爷把我调到另一间密室，暗地告诉我老公爷出事情形，我才明白的。此刻才已未午初，前面百官未散，少公爷实在不能在内宅久留，所以命我代为转告，二公子大约今晚五更以前可以回府，那时仇人是谁，或可分晓。”接着金翅鹏便将沐天波告诉他的惨事，秘密地转告了龙土司。

据说老公爷沐启元因这几年苗匪不大猖獗，总算太平无事，和本省官员也懒得

交往，时常屏除姬妾，喜欢独室静养。少公爷天波除早夕问安以外，也不敢常常随侍在侧。老公爷晚上憩息所在，在这后院一所高楼内，楼下原有十几名家将护卫。

出事这一晚，谁也听不出有什么动静。第二天清早，少公爷照例率领姬妾们上楼问安。先瞧见老公爷寝门外，两个年幼侍婢死在地上，一个额上、一个心窝都插着一支喂毒袖箭，寝室半扇门也微微开着。天波吓得一声惊喊，直奔寝室，揭开绣帐一看，血染锦榻，老公爷只有身子没有头了。

天波急痛攻心，立时晕死过去。幸而楼下十几名家将都是心腹，而且也担着重大干系，立时守住这所内院，不准外人出入，一面救醒天波，四面查勘，才知贼党从屋顶只揭开了几张鸳鸯瓦，弄开一尺见方的小孔，用轻身缩骨法跃入室内，盗了首级，然后启窗逃走。再验勘出入足迹，似乎只有一人，足形瘦小，还似个女子。

当时沐府出了这样大事，沐天波急得手足无措，一时又未便声张，只可暂时严守秘密，假称老公爷有病，谢绝宾客谒见。一面立派贴身干练家将二名，骑了快马，不分昼夜，赶往哀牢山内，迎接二公子沐天澜火速回府，能够请得二公子师父葛大侠同来最好。二将领命登程。沐天波算计从昆明到哀牢山最少有一二百里路程，最快也得两天才能赶回。时值春末夏初，昆明气候素来温煦，老公爷尸首万难久搁。慌与心腹幕僚密议，只可假称老公爷急病中风，先行报讣发丧，等到二公子到来再行入殓，暂时雕一香木代替老公爷首级。

这一发丧，沐府上下立时哀声动地，乱哄哄热闹起来。

到了出事第二天起更时分，迎接二公子的两员家将已经拼命赶回，二公子却未同来。据说二公子得耗痛不欲生，因葛大侠先已出山云游，只好留函代禀，马上随着二将飞马起程，半路碰见形迹可疑之人，二公子疑心和本府有关，决计跟踪一探虚实，嘱二将先行赶回报信，自己最迟至今晚五更以前定必赶到。

沐天波一听，虽知自己兄弟机智过人，武功尽得乃师真传，半途逗留定有缘故，但又怕他年轻冒险，别生枝节，越发心惊肉跳，坐立不安起来。

原来二公子沐天澜年刚十九，长得俊秀不群，文武兼资，而且智谋过人。从小抛却锦绣膏粱的公子生活，深入哀牢山中，拜在滇南大侠葛乾荪门下，刻苦练功，尽得少林秘传绝技。平时足不出山，每年只许春季回家一次，今年因师父云游未归，回家省父比往年稍晚了几天，原拟等候自己师父回山，禀明以后，到省城来省亲问安，万不料突然来个晴天霹雳，得知父亲身上出了这样滔天大祸，怎不惊痛欲绝？恨不立时插翅飞回。所以二将一到，沐天澜立时一身急装，背起师父赐他的一柄斩金截铁的长剑，这柄宝剑绝非凡品，自柄至锷，三尺九寸，莹若秋水，叩如龙吟，名曰“辟邪”，据说是秦汉古物，端的是一件稀世宝物。当下归心如箭，率领二将，一同飞马向昆明进发。

沐天澜和两员家将快马加鞭，半途绝不停留。从清早赶到起更时分，已越过老鲁关，来到征江府边境椒山。过了椒山，踏进庙儿山，便是省城地界。这晚，三匹马飞一般驰进椒山，因为山路崎岖岗岭起伏，偏又月黑风高难以驰骋，只可缓行下来。这样又走了一程，人虽不乏，马已遍体汗淋，力绝气促，再走便要倒毙。在这荒山深谷之中，又难以换坐骑，两员家将一路奔驰，也闹得骨散气促。

沐天澜心急如焚，仗着自己一身功夫，意欲抛下家将、舍却牲口，独自施展夜行飞腾之技，先行赶回府中。一看前面山坳中黑压压一片松林，微透灯光，略闻人语，似有几间草舍，心里一打主意，一偏腿，跳下鞍来，吩咐两名家将带着马匹缓缓赶来，让三匹牲口喘口气儿，自己先到那边问明路境，顺便弄点喂马草料。

他说罢，便向灯光所在一伏身，弩箭一般向前赶去，眨眨眼便没入黑影之中。两员家将好生惭愧，这点事反让公子自己出马。好在这位公子爷与人不同，待人非常和气，年纪轻轻又有这样俊的本领，真是胜爷强祖了。

沐天澜走进山坳，一看此处离开官道有一箭路，松林下面搭着疏疏落落的几间草屋，最近一间屋外搭着松棚，挑着招子，柱上斜插着一支松燎，火头迎风晃动，似是山村小店，兜揽行路客商借此歇足，买点酒菜。沐天澜眼光锐利，远远借着松燎火光，看出松棚下面有两个装束诡异、身背包袱兵刃的人，一东一西，对坐吃酒。

沐天澜心里一动，立时放轻脚步，悄悄地穿入松林，借松树蔽身，蹑足潜踪，掩到松棚所在，暗地偷看两人形状。

只见面朝自己的一个，紫绢包头，生得瘦小枯干形若猿猴，貌相非常凶恶，背面坐着的人，看不出面貌，却长得膀阔腰宽。

天澜一看两人举动穿着，便知不是汉人，多半是无恶不作的滇南苗匪。

蓦地听得对面瘦猴似的一个，叹了口气道：“自从我母亲中了人家诡计，命丧秘魔崖以后，这些年，我处处倒霉，事事别扭。最可恨的是桑家丫头，吃里扒外，铁筒一般的秘魔崖，一半送在这狠丫头手上，现在和三乡寨何天衢结成夫妇，竟做起土司夫人，恨得我牙痒痒的。我早晚要这对狗男女的性命！”说罢，举起椰瓢做的酒碗，咚的一声喝了一口，接着吁了口气，似乎这人满腹牢骚，借酒浇愁。这时却又听得背着身的壮汉，一拍桌子，大声哈哈笑道：“我看你旧情未断，还吃这多年陈醋干什么？你现在这位夫人，也是你家老太一手调教出来的顶呱呱的人物。除去脸蛋黑一点，哪一点不比桑家丫头强？你也应该知足了。从前你家老太的三位义女，除出桑家丫头和你夫人以外，还有一朵有刺的玫瑰花，叫做女罗刹的，这人貌美心狠，独往独来，倏隐倏现，谁也摸不着她藏身处所。可是一提到她，谁也得伸大拇指，说是普家老太的血海冤仇和留下的弟兄们，只有她担当得起来。”

那瘦汉听了这话，似乎忿火中烧，啪的一声，把酒碗一掷，恨恨地说道：“你知道

什么！女罗刹才不是东西哩！我母亲死时，她诡计多端，将我母亲历年收罗来的珍宝统统劫走，表面上装得大仁大义，推说秘魔崖火起时无法取走，一齐葬送火窟了。事后我去搜查，房子虽烧了片瓦无存，藏珍宝的洞内却没有火烧痕迹，这且不去说它。她明是汉人的子孙，却故意冒充苗族，我母亲部下偏有许多傻虫，受她笼络，听她指挥。最近还出了一桩事，我便为这事赶来的。”

那壮汉诧异道：“现在又出了什么事？”

瘦汉道：“我们猓猓族的宗风，你当然是知道的。谁能得到公众大仇人的脑袋，拿回来高供在屋顶上敬神祭祖，谁便是天字第一号英雄，大家也得服从这人的命令，替他卖命。女罗刹想收服我母亲旧部，便扬言不日单枪匹马独往昆明，去取黔国公沐启元的首级，替大家出口怨气。”

沐天澜一听这话，大吃一惊，慌压住怒火，耐心细听他们再说些什么。这时听得壮汉接过话去，冷冷笑道：“既然她有这勇气，你是老太的儿子，你为什么自己不手下，在众人面前露脸呢？”

瘦汉大声道：“你不要忙，话还没有完呢。前几天飞天狐赶到阿迷，通知我们这个消息，我们明知女罗刹并不是替我们报仇，是想乘机取巧。我内人原与女罗刹不和，想起从前暗探过沐公府，路径熟悉，现在沐府又没有能人守护，何必让女罗刹占尽便宜？三人计议之下，便由内人连夜奔赴昆明，想赶在女罗刹前面下手。我同飞天狐分派地段沿路接应，探得已经得手。算计日期，内人定必从这条路上回来，所以我先在这儿歇一歇脚，回头迎上前去，便可分晓了。”

瘦汉话毕，对面壮汉喊一声：“好！有志气，祝你们马到成功。”

第二章

荒山逢巨寇

· 罗刹夫人 ·

天澜偷听多时，眼含痛泪，心如火焚，暗想：“照这贼党的话，我父亲已命丧两个女贼手中，偏有这样巧法，被我误打误撞地听出情由。也许我父亲在天之灵暗中默佑，我从这条路上定可找到杀父的女贼。这样机会，不可错过，眼前这两贼，也不能放过！应先下手剪除贼党羽翼。”

立时打好主意，正欲拔剑上前，猛听得官道上马匹嘶嘶长鸣。他明白这声马嘶是自己两个家将跟踪寻来。偷眼看松棚下两个匪徒，已闻声惊愕，霍地站起身来。心里纺车似一转，慌一撤身，悄悄退出松林，一伏身，鹭行鹤伏，施展开夜行术，宛似一道轻烟，驰到官道上。天澜拦住两名家将，悄悄吩咐火速先行回府，报告大公子，只说此地有形迹可疑的匪人和老公爷之死有关，必得亲身探个水落石出，又说：“好在此地离省城没有多远，最迟明晚我必赶回家中。快去，快去！”

两个家将哪敢违拗，只好先回昆明。沐天澜却带着自己这匹骑马，故意加重脚步，露出行藏，向山坳走来，穿入松林夹道的一条小径，看到那两个苗匪已离开松棚，迎面走来。

两匪一见沐天澜很安详地牵着马一步步走近来，立时站住，大约起头听得马叫，以为便是这人的牲口，又疑是赶路错过宿头，望见火光，寻来借宿的。等得沐天澜走到跟前，一看他年纪虽轻，气度非凡，身后背着长剑，顿又不住眨眼珠地上下打量。

那个膀阔腰粗的匪人，这时才看清他的长相，浓眉联心，怪眼如血，满脸凶恶之相。却见他大步上前，两手一拦，高声喝道：“喂！小伙子，你走岔路了。这儿不是官道，也不是宿店，趁早回身赶路是正经。”

沐天澜故意露出怯怯儿的形象，打着滇南乡话，拱手说道：“在下贪赶路程，一



路赶来，不意起了风，月亮儿被云遮没了，这段山路又难走。在下没有走过长道，路境不熟，胆又小。这样黑夜，难保前途不出事，委实不能前进了。两位行好，不论什么地方，让我度过一宿，天一亮水米不沾便赶路，定必重重厚谢。”

其实沐天澜故意没话找话，同匪人磨牙，为的是打量除两个匪徒以外，松棚后面几间草屋内还藏着匪党没有。说了半天，没有其他匪人出来，便知只有他们两人。再偷偷看后面立着的瘦汉子，一声不哼，只把一双贼眼盯着自己，似乎已起了疑。

不意沐天澜一阵哀告，前面的凶汉立时两道浓眉一立，怒喝道：“哪有这些啰唆？太爷们有事，好意放你一条生路，你倒愿意找死。那你就未必走了！”话音未绝，这凶汉一上步，右臂一举，张爪如箕，来抓沐天澜的肩头。他以为这样的怯小子，还不手到擒来。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沐天澜何等角色，一瞧这匪徒还练过鹰爪力，又顾虑到后面那个瘦汉子动手，或有其他匪党前来相助，便打定速战速决的主意。等得匪徒钢钩似的手指刚一近身，一声冷笑，下面丁字步不离方寸，只一矮身，双臂一错，左臂一圈一覆，便已扣住匪徒向下抓来的寸关尺。同时右腿起处，实笃笃正踹在匪人“关元穴”上。匪徒连招架功夫都没有，啪哒一声，被横踹出七八尺远，跌进松林，早已晕死了。

在匪徒跌入松林当口，猛听得那边瘦汉一声断喝：“凭你也敢行凶！”右臂一抬，赫的一枝飞镖向前胸袭到。沐天澜原式未动，只一塌身，那只飞镖便擦着左肩头射向身后。

沐天澜身形一起，瘦汉子一个箭步已到面前，左掌一晃动，右掌“独劈华山”当胸砍下。掌带风声，便知功候。瘦汉原是个急劲，先用飞镖暗袭，原想救那匪徒性命，镖一出手，身随镖到，疾如飘风，而且立下煞手，总以为敌人难逃掌下。

哪知沐天澜哀牢山中十年少林内外苦功，尽得师父真传，人家二三十年的造诣，还没有他的精纯。掌风一触，顿时身法陡一变，微一吸胸，便往后退去四五步去。厉声喝道：“且住！报上你的狗名再斗。”

瘦汉大怒，却也知道遇上劲敌，也是微一退身，立从身后解下包袱掣出一对奇形兵刃，似戟非戟，似钺非钺，通体约有三尺长短，顶上一个鸭嘴形的矛锋，下面托着血挡，血挡下面又有曲尺形的两根钢刺，五寸长，一指粗，一上一下，分列左右。这种外门兵刃，沐天澜听自己师父讲解过，知是峨嵋玄门派的传授，名叫“阴阳三才夺”，又名“指天画地”。利用血挡下一上一下钢刺，善于锁夺人家兵刃，顶上鸭嘴形矛子，两面微凹，见血透风，异常歹毒！沐天澜一见贼人手上兵刃，猛想起从前有人说起过，九子鬼母的儿子使用这种兵刃，贼人的形象也与所说相符。

这时瘦汉凶睛外突，灼灼放光，恨不得一口把沐天澜吞下肚去。右手“三才夺”



一指，咬牙喝道：“小子，叫你死得明白。太爷便是阿迷碧虱寨土司普明胜。你家土司爷手下不死无名之鬼，小子！报上名儿来。”

沐天澜一听，正是九子鬼母的儿子。并不答话，一反腕，掣出背上的辟邪剑。更不亮出门户，左手剑诀一领，赫的一个箭步，烂银似的剑光，宛似一道闪电直奔敌人。

普明胜泼胆如天，倚仗一身武功，不把沐天澜放在心上，喝一声：“小鬼，你想找死！”立时双夺一裹一分，野马分鬃，荡开剑光，接着身形一转，倏变为“大鹏展翅”，右手阴阳夺由外向内，向沐天澜左肋猛搦，左手夺由内向外，似封似闭，连环进步，虚实并用。

沐天澜识得这种外门兵刃，又贼又狠，立即气沉丹田，施展开剑法秘奥。静则渊停岳峙，动则翔凤游龙，倏而剑光如匹练绕体，倏而剑光如瑞雪舞空。一刹时双方对拆了十几招，似乎未分胜负。

其实沐天澜有事在身，哪肯同他游斗？无非先探一探对方功夫虚实。在普明胜方面，怒吼如雷，还不知这人是谁，心里又惦着沐府人头，恨不得立地把敌人制死。无奈对方年纪虽轻，剑术却变化无方，用尽方法也得不到半点便宜。普明胜意狠心毒，便想施展毒手。恰好沐天澜双足一点，腾身而起，剑随身走，向普明胜左侧滑过。忽地一转身，“玉带围腰”，剑光如虹，绕着普明胜身子滴溜溜转起圈来。普明胜的双夺挥动如风，自然随着剑光绕起圈子来。但他却也识货，知道这是少林太极剑的招数，踩八卦，步阴阳，顺逆虚实，变幻莫测，越转越快。一不小心，便晕头转向，看不清敌人剑点，非落败不可。

普明胜猛地一跺脚，“一鹤冲天”竟拔起一丈多高。半空里腰里一叠劲，双臂一展，变为“野鸟投林”，竟向左侧松林落下，意欲施展峨嵋独门暗器喂毒连珠镖，取敌人性命。不料沐天澜剑走轻灵，“龙形一式”，早已如影随形，赶到跟前，人方落地，剑光贴地如流，已向下部卷来。闹得普明胜手忙脚乱，哪容得他施展暗器？

普明胜恨怒交并，蹦跃如鬼，有心拼命，适值沐天澜随势变招，使了一招“游蜂戏蕊”，剑花如流星赶月，分上下左右罩向敌人。普明胜汗流气促，把双夺上撩下挂，右挡左封，已是守多攻少。

沐天澜明知自己用的长剑是古代奇珍，究因阅历较少，对方双夺器沉力猛，老防着被敌人锁住勒住，这样一来敌人却占了一点便宜。恰巧这时普明胜野心勃发，大喝一声：“不是你，便是我！”一矮身，左夺“进步撩云”，右夺“撒花盖顶”，一长身，倏又变为“顺水推舟”，不管不顾，尽力展开进攻招数。沐天澜知他力绝拼命，故意一错身，使了一招“拦江截舟”，微一拨开双夺，一沾便走。

普明胜一见敌人露了破绽，喝一声：“哪里走！”一耸身，双夺如怪蟒吐信，一伸一缩，已袭到背后。沐天澜猛地一个“犀牛望月”，双夺便一齐落空，一转身，一个

“白虹贯日”，剑锋已点到善明胜左肋。

普明胜吃了一惊，身子正在向前，万来不及吸胸退步，一甩肩头，猛力收回双夺，向剑身一推一锁，满以为这一招可以缓过势来，谁知敌人原是虚招，待双夺递出，倏变为“拨云见日”，微一荡开双夺，一抽一吐，一上步，忽又变为“玉女投梭”，唰地一剑直贯胸窝。普明胜五官一挤，浑如厉鬼，猛地一声惨叫，撒手丢夺，往后便倒。

沐天澜顺势一个滑步，抽出剑来，斜刺里退出五六步去，抬头一看，普明胜胸口的血，箭一般飙出老高。沐天澜却又走近一步，用剑指着地上的普明胜喝道：“恶贼，叫你明白，我便是沐二公子，沐天澜。”说罢，地上的普明胜突又一声低吼，两腿一伸便即死掉。

沐天澜却泪如雨下，宝剑一举，仰头向天，看见一轮明月，刚从一块黑云堆里吐了出来，又被一块厚厚的乌云吞了进去。风推云涌，好像无数魔手从四面八方挤拢来，要捉拿皎洁光明的一轮明月，月亮拼命地挣扎着、逃避着；山上松涛悲吼，树枝东摆西摇，偶被黑云堆里逃出来的月亮闪电般一照，便似无数巨鬼张牙舞爪、发出厉吼向天上追去一般。

这景象端的阴森恐怖，可是悲愤填膺的沐天澜，不顾这些，泪眼望天，低低哭道：“父亲！儿子先杀贼党，再去寻那女贼报仇雪恨。求父亲阴灵默佑，稍减不孝儿的罪孽。”祝罢，插剑还鞘，便欲寻马登程。猛一回顾地上两具陈尸，又一转念。

沐天澜拔出宝剑，走到跌进松林的无名贼尸跟前，一试还未断气，加上一剑才算赚了账。回身又走向普明胜尸旁，一俯身，宝剑一挥，割下首级来，拾起首级走入松棚，插剑还鞘，顺手拔下已经被烧成了短短一段的松燎。他一手举着松燎，一手拾着首级，向几间草屋巡视，却是寂然无人，也没有什么惹眼东西。门口冲着松棚的一间，屋内无非一灶一榻，榻上堆着被服之类，灶上烧着沸水，搁着一瓦罐米饭、一荷叶包的熟肉，灶旁埋着一只水缸。后壁角还有一扇竹编的小门，推开一看，门外似乎有座马棚，拴着一匹马，大约是普明胜骑来的。紧靠马棚有一圈短短的篱笆，圈了一亩多点地，大约越过短篱，可以绕到草屋前面。

沐天澜查勘清楚，回进草屋，顺手把松燎插入土墙裂缝。扑通一声，又把普明胜脑袋掷进水缸。转身出屋，在松棚下桌上寻得一只粗碗、一双竹筷，又反身进来，舀了点沸水，吹着喝了几口，又吃了点冷饭冷肉，便算解了饥渴。然后提起水缸里载沉载浮的脑袋，凑近火燎一看：血污业已冲刷尽净，一缸水却变成红水了，又从榻上撕下一幅布把被首级包好，拿在手内。

一听门外风声业已停吼，树木也渐渐静了下来。大风一停，天上明月也逃出阵云来，屋外布满了月光，向光处好像亮晶晶地罩上了一层霜，四山寂寂，沉静得自己一颗心的跳声好像都听得出来。

沐天澜诸事停当，这儿已无可留恋，从墙上拔起松燎，投入水缸，嗤的一声，火便熄灭。提着普明胜脑袋，便欲离开草屋，猛一抬头，倏地一退身，把身子隐在门旁暗处。定睛向门外偷瞧时，只见月光照处，松棚下静静地坐着一个人。

说他是人，实在不像有生气的人，最可怕的是一张人类中寻不到的面孔。一副瘦小的面孔，没有眉毛，没有血色，没有表情，分不出五官的明显界线；眼和嘴所在，好像闭得紧紧的，只剩一条线；头上披着长发直垂到肩下，双肩下削，披着一件黑衣，自腰以下被桌子挡着，看不出什么来。可是身材瘦小像个女的，是观察得出来的。

沐天澜偷看了半天，见她始终纹风不动，笔直地坐着，活像一具石雕或泥塑的东西。沐天澜这样的人物也看得毛发直竖，心里直跳，疑惑深山荒林真有鬼怪出现，“偏被我遇见，真是怪事！难道我还要和这样鬼怪争斗一阵吗？但是我有要事在身，时机稍纵即逝，不管她是人是鬼，只要没有碍我的事，何必管她？”主意已定，沐天澜提着人头，按一按背后的宝剑，悄悄从后户走出。越过竹篱，斜刺里趋入松林，已看见自己马匹好好地拴在树上，回头看那松棚下时，那个怪物已无踪影。

他几乎疑心刚才是一阵眼花，或者果是鬼怪出现？惊疑不定的他走向拴马所在，解下绳索，把人头系在鞍后，跨上马鞍正要走去，禁不住又在马上转身去瞧松棚下，依然寂无人影。忽地一眼瞥见棚下桌上，搁着一件东西，似乎是一个四方木匣子。记得自己躲在松林偷听匪徒说话时，没有这件东西，瞧见女怪时，一心注在怪物身上，却没有留神桌上。难道这东西是怪物留下的吗？这真是怪事了！心里一动，他一纵身跳下马来，随手把马缰往判官头上一搭，又走回来。他回身走近松棚，四面一瞧，月光如水，树影在地，静悄悄的毫无动静。

沐天澜疑云陡起，未免怀着戒心。咿地掣出长剑，迈入松棚，细看桌上搁着的尺许见方的木匣，四面用绳勒着，顶上还有一个挽手。他把长剑向地上一插，一伸手解开匣上绳来，揭起匣盖。这一揭不要紧，几乎把他吓死！惊死！痛死！原来他一揭开匣盖，只见匣内周边尽是晶晶的盐粒，中间却埋着一个庞眉长须满面慈祥悻悻的面孔。这面孔是他从小到大深藏心目，而且朝夕思念的面孔，尤其是一对似睁似闭、布满鱼尾纹的双目，活似要朝他说话一般。

这一下，沐天澜神经上受的刺激，可以说是无法形容的，周身血脉似已停止，四肢瑟瑟直抖，已难支持身体，两目痛泪直挂下来，迷糊了四面境物，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半晌，猛地一声惊喊，“天呀！”立时俯伏在地，痛哭起来。

沐天澜哭了一阵，神智渐渐恢复，猛地惊悟。一跃而起，拔剑在手，向草屋内厉声喝道：“万恶贼妇，还敢装神弄鬼！快给我滚出来，剑下纳命！”

原来他想起刚才两个匪徒的对话，一个贼妇得手以后要从这条路来，现在首级在此，贼妇当然也到此地。刚才亲眼目击的怪物，不是她是谁？但是为什么要做出